# 邵氏聞見錄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◄

邵氏聞見錄
卷一

► 卷二

太祖微時，遊渭州潘原縣，過涇州長武鎮，寺僧守嚴者，異其骨相，陰使畫工圖於寺壁，青巾褐裘，天人之相也，今易以冠服矣。自長武至鳳翔，節度使王彥超不留，復入洛。枕長壽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礎晝寢，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入帝鼻中，異之。帝寤，僧問所向，帝曰：「欲見柴太尉於澶州，無以為資。」僧曰：「某有一驢子可乘。」又以錢幣爲獻，帝遂行。柴太尉一見奇之，留幕府，未幾，太尉爲天子，是謂周世宗。帝與宣祖俱事之，南征北伐，屢建大功，以至受禪，萬世之基，實肇於澶州之行。帝卽位，盡召諸節度入覲，宴苑中，諸帥爭起論功，惟彥超獨曰：「臣守藩無效，願納節，備宿衛。」帝喜曰：「前朝異世事，安足論。彥超之言是也！」從容問彥超曰：「卿當日不留我何也？」彥超曰：「涔蹄之水，不足以澤神龍。帝若爲臣留，則安有今日？」帝益喜曰：「獨令汝更作永興節度一任。」長壽寺僧亦召見，帝欲官之，僧辭，乃以爲天下都僧録，歸洛。今永興有彥超畫像，長壽寺殿中亦有僧畫像，皆偉人也。嗚呼！聖人居草昧之際，獨一僧識之，彥超雖不識，及對帝之言自有理，異哉！

周世宗死，恭帝幼冲，軍政多決於韓通，並掌軍政。通愚愎，將士多離叛。太祖英武，有度量智略，多立戰功，故皆愛服歸心焉。將北征，京師之人喧言：「出軍之日，當立黜檢爲天子。」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，太祖聞之懼，密以告家人曰：「外間詢詢如此，奈何？」太祖姑，卽魏氏長公主，面如鐵色，方在厨，引藪杖逐太祖曰：「大丈夫臨大事，可否當自决！乃於家間恐怖婦女，何爲耶？」太祖默然而出。

太祖初登極時，杜太后尚康寧，與上議軍國事，猶呼趙普爲「書記」，嘗勞撫之曰：

「趙書記且爲盡心，吾兒未更事也。」太祖待趙韓王如左右手，御史中丞馬德驤劾奏普強占市人第宅，聚歛財賄，上怒叱之曰：「鼎鐺尚有耳，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？」命左右曳於庭數匝，徐復冠。召升殿，曰：「後當改，姑赦汝，勿令外人聞也。」

太祖將受禪，未有禪文，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，出諸懷中，進曰：「已成矣。」太祖繇是薄其爲人。穀墓在京師東門外覺昭寺，已洞開，空無一物。寺僧云：「屢掩屢壞，不曉其故。」張舜民曰：「陶爲人輕險，嘗自指其頭，謂必戴貂蟬，今髑髏亦無矣。」

太祖初受天命，誅李筠、李重進，威德日盛，因問趙普：「自唐季以來，數十年間，帝王凡易十姓，兵革不息，生靈塗地，其故何也？今天下欲定長久之計，其道如何？」普曰：「陛下言及此，天下之福也。唐季以来，戰爭不息、興廢無常者無他，節鎮太重，君弱臣强而已。今欲治之，惟稍奪其權，制其錢穀，收其精兵，則天下安矣。」語未卒，帝曰：「卿勿復言，吾已悉矣。」頃之，上因晚朝，與故人石守信、王審琦飲酒，帝屏左右，謂曰：「吾資爾曹之力多矣，念爾之功不忘。然爲天子亦大艱難，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，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。」守信等問其故，帝曰：「此豈難知，所謂天位者，衆欲居之爾！」守信等皆頓首曰：「陛下何以出此言？今天命已定，誰敢復有異心！」上曰：「不然。汝曹雖無此心，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？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，汝雖欲不爲，其可得乎？」守信等泣涕曰：「臣愚不及此，惟陛下哀憐，示以可生之塗。」上曰：「人生如白駒過隙耳。所謂富貴者，不過欲多積金錢，厚自娛樂，使子孫顯榮耳！汝曹何不釋去兵權，擇便好田宅市之，爲子孫立永久之業；多置歌兒舞女，日飲食相懽，以終天命。君臣之間，兩無猜嫌，上下相安，不亦善乎？」守信等皆拜謝曰：「陛下念臣及此，所謂生死而肉骨也。」明日，皆稱疾，請解軍政，上許之，皆以散官就第，賜賚甚厚，或與之結為婚姻，置易制者，使主親軍。其後又置轉運使、通判，使主諸道錢穀，收天下精兵，以備宿衛，而諸功臣亦以善終，子孫富貴，迄今不絶。向非韓王謀慮深長，太祖深明果斷，天下無復太平之日矣，聖賢之見，何其遠哉！世謂韓王爲人陰刻，當其用事時，以睚眦中傷人甚多，然子孫至今享福禄，國初大臣鮮能及者，得非安天下功大乎？

太祖遣曹彬伐江南，臨行，諭曰：「功成以使相爲賞。」彬平江南歸，帝曰：「今方隅未服者尚多，汝爲使相，品位極矣，豈肯復戰耶？姑徐之，更爲吾取太原。」因密賜錢五十萬，彬怏怏而退，至家，見錢布滿室，乃歎曰：「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，何必使相也！」嗚呼！太祖重惜爵位如此，孔子稱：「惟名與器，不可以假人。」太祖得之

矣。

祖宗開國所用將相皆北人，太祖刻石禁中曰：「後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、內臣主兵。」至眞宗朝，始用閩人，其刻不存矣。嗚呼！以藝祖之明，其前知也。漢高祖謂吳王濞曰：「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，非汝耶？然天下一家，愼無反。」已而果然，藝祖亦云。

太祖卽位之初，數出微行，以偵伺人情，或過功臣之家，不可測。趙普每退朝，不敢脫衣冠，一日大雪，向夜，普謂帝不復出矣，久之，聞叩門聲，普出，帝立風雪中，普惶懼迎拜，帝曰：「已約晉王矣。」已而太宗至，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，熾炭燒肉，普妻行酒，帝以嫂呼之。普從容問曰：「夜久寒甚，陛下何以出？」帝曰：「吾睡不能著，一榻之外，皆他人家也，故来見卿。」普曰：「陛下小天下耶？南征北伐，今其時也，願聞成算所向。」帝曰：「吾欲下太原。」普黙然久之，曰：「非臣所知也。」帝問其故，普曰：「太原當西北二邊，使一舉而下，則二邊之患，我獨當之。何不姑置以俟削平諸國，則彈丸黑子之地，將無所逃。」帝笑曰：「吾意正如此，特試卿耳。」遂定下江南之議，帝曰：「王全斌平蜀多殺人，吾今思之猶耿耿，不可用也。」普於是薦曹彬爲將，以潘美副之。明日命帥，彬與美陛對，彬辭才力不迨，乞別選能臣，美盛言江南可取，帝大言諭彬曰：「所謂大將者，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，則不難矣。」美汗下，不敢仰視。將行，夜召彬入禁中，帝親酌酒，彬醉，宮人以水沃其面，旣醒，帝撫其背以遣曰：「會取，會取，他本無罪，只是自家著他不得。」蓋欲以恩德來之也。是故以彬之厚重，美之明銳，更相爲助，令行禁止，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，皆帝仁聖神武，所以用之得其道云。

太祖初卽位，朝太廟，見其所陳籩豆簠簋，則曰：「此何等物也？」侍臣以禮器爲對，帝曰：「我之祖宗，寧曾識此。」命徹去，亟令進嘗膳。親享畢，顧近臣曰：「却令設向來禮器，俾儒士輩行事。」至今太廟先進牙盤，後行禮。康節先生嘗曰：太「太祖皇帝，其於禮也，可謂達古今之宜矣。」

東京，唐汴州，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宮，晉改曰大寧宮，周世宗雖加營繕，猶未如王者之制。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，卽遣使圖西京大內，按以改作。既成，帝坐萬歲殿，洞開諸門，端直如引繩，則歎曰：「此如吾心，小有邪曲人皆見矣。」帝一日登明德門，指其榜問趙普曰：「明德之門，安用『之』字？」普曰：「語助。」帝曰：「之乎者也，助得甚事！」普無言。

太祖登極未久，杜太后上仙，初從宣祖葬國門之南奉先寺。後命宰相范質爲使改卜。未得地，質罷，更命太宗爲使，遷奉於永安陵。又欲遷遠祖於西京之穀水，蓋宣祖微時葬也。相並兩冢，開壙皆白骨，不知辨，遂卽墳為園，歲遣官並祭，洛人謂之一寢二位云。伊川先生程頤曰：「爲並葬擇地者，可以謂之智矣。」

太祖獵近郊，所御馬失，帝躍以下，且曰：「吾能服天下矣，一馬獨不馴耶？」卽以佩刀刺之，既而悔曰：「吾為天子，數出游獵，馬失又殺之，其過矣！」自此終身不復獵。

太祖朝，晉邸内臣奏請木塲大木一章，造器用。帝怒，批其奏曰：「破大爲小，何若斬汝之頭也！」其木至今在，半枯朽不動。嗚呼！太祖於一木不忍暴用，以違其材，况大者乎？

忠正軍節度使王審琦與太祖皇帝有舊，爲殿前都指揮使。禁中火，審琦不待召，領兵入救。臺諫官有言，罷歸壽州本鎭，朝辭，太祖諭之曰：「汝不待召，以兵入衛，忠也。臺臣有言，不可不行。第歸鎭，吾當以女嫁汝子承衍者。」召承衍至，則已有婦樂氏，辭，帝曰：「汝爲吾壻，吾將更嫁樂氏。」以御龍直四人，控御馬載承衍歸，遂尚秦國大長公主，樂氏厚資嫁之。帝謂承衍曰：「汝父可以安矣。」審琦歸鎭七年，率先諸鎭納節，以使相薨，追封秦王，謚正懿。承衍官至護國軍節度使、駙馬都尉、河中尹，薨，贈中書令，追封鄭王。嗚呼！太祖駕御英雄，聽納言諫，聖矣哉！

太祖卽位，諸藩鎭皆罷歸，多居京師，待遇甚厚。一日從幸金明池，置酒舟中，道舊甚歡，帝指其坐曰：「此位有天命者得之，朕偶爲人推戴至此，汝輩欲爲者，朕當避席。」諸節度皆伏地汗下，不敢起，帝命近臣掖之，歡飲如初。嗚呼！自非聖度宏遠，安能服天下英雄如此！

僞蜀孟昶以降王入朝，舟過眉州湖灘渡，一宮嬪有孕，昶出之，祝曰：「若生子，孟氏尚存也。」後生子，今爲孟氏不絶。昶治蜀有恩，國人哭送之至犍爲，別去，因號曰蜀王灘。蜀初平，呂餘慶出守，太祖諭曰：「蜀人思孟昶不忘，卿官成都，凡昶所稅食飲之物，皆宜罷。」餘慶奉詔除之，蜀人始欣然不復思故主矣。

眞宗景德元年，契丹入寇，犯澶淵，京師震動。當時大臣有請幸金陵、幸蜀者，左相畢文簡公病不出，右相寇萊公獨勸帝親征，帝乃決，遂幸澶淵。帝初不欲過河，寇公

力請，高瓊控帝馬渡浮梁。帝登城，六軍望黃屋呼萬歲，聲動原野，士氣大振。帝每使人覘萊公動息，或曰：「寇準晝寢，鼻息如雷。」或曰：「寇準方命庖人斫鱠。」帝乃安。既射死虜驍將順國王撻覽一作「達蘭」，虜懼請和，帝令擇重臣報聘，萊公遣侍禁曹利用，上曰：「凡虜所須，卽許之。」萊公戒之曰：「若許過二十萬金幣，吾斬若矣！」和議成，諸將請設伏邀擊，可使虜匹馬不返，萊公勸帝勿從，縱契丹歸國，以保盟好。帝囘鑾，每歎萊公之功，王欽若譖之曰：「陛下知博乎？錢輸將盡，取其餘盡出之，謂之孤注。陛下，寇準之孤注也，尚何念之？」帝聞之驚甚，萊公眷禮遂衰。

眞宗東封西祀，禮成，海內晏然。一日，開太清樓宴親王、宰執，用仙韶女樂數百人。有司以宮嬪不可視外，於樓前起彩山幛之，樂聲若出於雲霄間者。李文定公、丁晉公坐席相對，文定令行酒，黃門密語晉公曰：「如何得倒了假山？」晉公微笑，上見之，問其故，晉公以實對，上亦笑，卽命女樂列樓下，臨軒觀之，宣勸益頻，文定至霑醉。

章獻明肅太后，成都華陽人。少隨父下峽，至玉泉寺，有長老者，善相人，謂其父曰：「君，貴人也。」及見后，則大驚曰：「君之貴，以此女也！」又曰：「遠方不足留，盍遊京師乎？」父以貧爲辭，長老者贈以中金百兩。后之家至京師，眞宗判南衙，因張耆納后宮中。帝卽位，爲才人，進宸妃，至正位宮闈，聲勢動天下。仁宗卽位，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。玉泉長老者，已居長蘆矣，后屢召不至，遣使就問所須，則曰：「道人無所須也。玉泉寺無僧堂，長蘆寺無三門，后其念之。」后以本閤服用物下兩寺爲錢建，獨長蘆寺臨江門，起水中。既成，輒爲蛟所壞，后必欲起之，用生鐵數萬斤疊其下，門乃成。蓋蛟畏鐵也。今《玉泉寺僧堂梁記》曰后所建云。